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形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形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六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
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
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

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
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
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
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
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
致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
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
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
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
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
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不
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
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隔異於世必與時

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背俗而用
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
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
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
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

形八

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聖人
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
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
之情而終不可得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
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

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各
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趣
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則相與無
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
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
厲者自思善也

呂註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
世俗以其諂諛而謂之不肖不知其然而
善之為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然
而善則不謂之諂諛所以嚴於君而專於

親果安在邪謂已導諛則必作色惡其名
之惡也而終身導諛合譬飾辭聚眾不免
為其實則終始本末不相當也合譬飾辭
皆非其理之當而以此羣於人所以為導
諛也夫合譬飾辭聚眾恥為導諛且不可

形八

三

則夫不知反性命之情而垂衣設采動容
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為徒
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乃愚之至也知其
愚者非大愚則所謂病者能言其病其病
之者猶未病是猶可為也至於終身不解

不靈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是無可爲者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猶可致譬道興之
世得道者多失道者少二人惑則勞而不
至喻道喪之世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少今
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則世道交
喪無可與明此者民之迷也其日已久則
雖祈其嚮此亦莫之從此乃至人之所深
悲也大言不入於里耳至俗言勝也以惠
子之聰明猶謂莊子之言爲無用則世可
知矣二垂踵惑則惑者一人之足而所適

不得小惑易方也今天下惑則所謂大惑
易性也予雖有祈嚮可得乎我非愛其道
而不以明天下也知其不可而強之則我
亦一惑而已非致命盡情而兼忘天下者
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與之相忘而已不

推則誰其比憂邪譬之厲人恐子似已則
道之爲物人心而已而彼獨不得則其疾
豈特厲之比身而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豈
特子似已之比吾雖釋之而不推彼獨不

憂邪

林疑獨註世之所謂孝子者能順親之意
所謂忠臣者能得君之心親之所行未必
皆合於義而子一切順之則入乎諛君之
所爲未必皆合於義而臣一切從之則入
乎諂孝則不諛忠則不諂臣子之盛也爲

形八

四

臣子者以順君爲事而不能以道義繩之
則世俗指爲不肖然亦未知其果不肖邪
此言從君親而違世俗皆未必是而違君
親順世俗則不謂之導諛夫世俗果能嚴
於親尊於君乎皆非先王任其兩行之道

導者取其意而引之諛者因其好而入之
世俗知惡其名而不羞其實猶惡醉而強
酒也合譬則善爲言飾辭則善爲文始是
而終非本善而末弊出於鄉原之學世俗
多從之及其終弊亦不罪坐此所以爲之
而不息也世所謂君子者垂衣裳以爲文
設采色以爲飾動容貌以爲禮以取世人
之愛此真導諛之人而自不謂之導諛與
斯人爲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衆人愚之
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

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
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
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
道終不可得也大聲淡而無味猶咸池大
韶也折揚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高明至

形八

五

言至於道至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
勝之也缶與鍾皆圓擊之有聲以二缶二
鍾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
皆惑一人雖有嚮道之心詎可得邪知其
惑不可解而強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哉醜惡之人尚欲
其子之妍則惑者豈不厭迷而思悟邪

詳道註義可以從則孝子從義不從父故
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則親
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子

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
二咸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
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
然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導諛豈俗固
嚴於親尊於君邪以無不盡惑而莫之傾

也導則逢人之過諛則長人之過人皆有
導諛之實而惡導諛之名豈特如此哉又
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衆以傳
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
過可謂愚矣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於所

適之路也以二缶鍾之聲惑而所適不得
惑於所適之意也蓋天下之理以多變寡
則易以寡惑多則難其習俗之薄以哇聲
俗言導之則易以大聲高言入之則難今
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庸可得邪

碧虛註從世俗則失尊嚴於君親順君親則得道諛於世俗然君親者一人之私善世俗者天下之公是私心則非忠孝公論則非諂諛故賢人君子未嘗獨異於世也夫導諛者亦嫌人指其不正而終身導諛

形八

六

善苟合也以至飾辭聚衆戶外履滿聖人觀之可謂導諛矣而世人稱美之詎復有罪坐者哉謂彼希意則憾之而不受彼之順顏則恬然受之與夫我冠博帶文藻語言噓俞俛仰樂人稱譽者為如何哉可解

者非大惑有靈者非大愚終身不解不靈
者矜名嗜利之心未剗耳若以已所見解
釋彼愚惑我寡彼衆豈不悲哉大聲之不
入里耳高言之不止衆心如擊缶撞鍾其
音必異不唯聽瑩而又莫知所之矣人人
欲悟蓋因不得已而惑於惑則孰與之憂
乎厲人恐子似已亦自知其惡也則愚惑
者豈無趨善之心哉

庸齋云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
言以爲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諫者也

在君親則以諫爲是不諫爲非而我之於
世隨其所善者而爲之隨其所以爲是者
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今人
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
己而與造物爲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即與

形八

世俗同則我之所爲亦導諛世俗而已惡
導諛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
於世俗也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
已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
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

設采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循循善誘
故以爲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
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
亦流俗之人耳旣與庸人爲徒而不自謂
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
靈言其不自知祈嚮趨嚮也天下皆惑於
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折
楊皇華里巷曲名以比俗言大聲古樂喻
至高之論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垂足
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即前言二人惑

也或作缶鍾義不可解乃傳寫之誤知其
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不推不必推說
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此自解之
言厲人恐子似己是自知其惡而世之惑
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到此譬說兩
句似結不結真奇筆也

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
之言行而不謂之諂諛俗非嚴於親尊
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
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

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爲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爲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衆以相夸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爲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動容

形八

八

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在鍾

當是垂踵二人垂踵惑而不行所適猶
不得況天下皆惑予雖有所求至其可
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
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真人見
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結以厲人
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願子之似
己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
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
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

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以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
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形八

九

困悞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
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
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
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

冠擗芴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
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
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
得矣

郭註畧而不論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溝中之斷
以譬盜跖之汙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
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
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
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

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
臭之薰鼻五味之噉口趣舍之滑心亦若
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
飛揚而不止也彼揚墨者固天下之才士
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

跂自以爲得則鳩鴉之在籠也亦可以爲
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
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
繳自達者觀之在纏繳之中眈眈然明矣
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

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疑獨註以青黃之樽比溝中之斷美惡雖
不同然其本一也而為物皆失其性矣盜
跖曾史行義不同而同於離本失性亦猶
犧樽與溝中之斷耳五色亂目五聲亂耳

形八

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亦然困悛擁塞爽違
厲病也趣利舍害滑亂其心心亂而性亦
散矣此五者皆生之害而楊墨離跂於性
命之外以此為得不能無困以因為得鳩
鴉在樊籠之中亦可以為得矣趣舍聲色

以柴其內冠弁搢紳以約其外內盈於四
支者如柴柵纏繳繩也以趣舍塞滿於內
府方之柴柵搢紳約束於外形譬之纏繳
以沉困弊也而自以為得者何異罪人反
縛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

乎

詳道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
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遂
滑以至忘不貴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腐者

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齋也然管夷
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
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以至
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
之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
形八
諸闕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
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齋者不
戚戚戚戚者非善齋也

碧虛註木生青全削器則性毀人本自適
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

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逍遙乎塵垢之外豈纏繳囊檻所可繫哉

庸齋云其斷在溝中破為犧樽之餘者也雖榮辱不同而同為枯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悛衝逆人自鼻而通於頰也濁口汙其口也或作囁非厲爽乖失也以趣是舍非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以為得則鳩鴉在籠亦可以

爲得矣賤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
曾次故曰柴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
禮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支塞充盈如柴
柵然外爲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眈眈目
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
以爲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爲
得矣蓋極口以詆揚墨也

此段引喻以明失性之弊諸解已詳茲
不贅釋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

者汎觀以道通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
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
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
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
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

形八

十二

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
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
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
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剗心無
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

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
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竒
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
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
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
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
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
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
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
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

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
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
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
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怒子似
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為樽滑心傷性
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為
得若揚墨之苦敵難為者也至比之鳩鴉
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
闢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為功不在
禹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

後世必有以為然者

關於禮記之經義也

橫於眼非虛也

於音於義之皆精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因

